

森林經營觀念的轉變

「知易行難？知難行易？」

編者按：林務局自91年2月至今，每月舉辦一次森林交響樂討論會系列，5月份邀請到現任國立台灣大學森林系系主任鄭欽龍教授擔任森林交響樂討論會第四樂章的來賓，以Milbrath著 鄭曉時1994：「不再寂靜的春天第六章找出遊戲新規則」及 J. J. Kennedy 等人著：「Values, beliefs and management of public forests in the Western world at the close of the twentieth century」兩篇文章為例，介紹「森林經營觀念的轉變-知易行難？知難行易？」，並進行約一小時的討論。以下為鄭教授5月22日上午於林務局進行演說之內容實錄。

一、引言

首先感謝貴局安排，讓我有機會跟各位具有豐富現場經驗的專家討論森林經營觀念的問題。除了講義外，我並沒準備投影片或多媒體的東西，雖然現在這些很流行，但我想沒有投影片可能比有投影片更有用。在有些時候，存在的東西反而不比不存在的東西更受到注意。例如，如果今天討論會時間到了，而我卻沒在這出現，這時候對負責安排聯繫的周小姐來說，我的不存在可能比存在還來得重要。

我們可以從這樣的例子來討論觀念對行為的影響，特別是森林經營觀念在經營實務上

的影響。再舉個例，1999年的年底棲蘭山枯立倒木整理作業的爭議開始見諸報端。當時有些林業界的學者專家提出枯立倒木處理作業對森林是有利的論點。我想在座各位可能都聽過這樣的說法，而這和參與爭議的另一方—環保人士或專家—的主張恰好相反。對這件事，我好奇的提出一個假說，這個假說首先是以森林專業的角度來看，我們這一行業其實是一門應用科學，通常研究是為了要瞭解實務問題的癥結，再來解決問題，就是解決問題導向（problem-solving oriented）的應用研究。我們傳統的森林經營將處理枯立倒木視之為當然，樹倒了或甚至沒倒而仍然活著，只要它超過成熟期而未編入為保安林都應伐採利用。但仔細想，從這觀念看處理枯立倒木自然就「不成問題」，既然不是問題，又何來會有為解決問題的應用研究的產生呢？因此，我的假說是：在這個爭議醞釀發生之前，不會有人研究「處理枯立倒木對森林的影響」。我查了中央圖書館的檢索系統，也要學生去查，過去有否發表處理枯立倒木對森林影響之類的論文，結果是查不到！這是個蠻有趣的問題。

我舉這個例子是要表達：觀念會使我們把一些事視為理所當然，而看不到其他的人所提出的問題。林業專家視之為「理所當然」的森林經營觀念，在其他人的眼裡未必也視

為當然。另外，當時在報紙上專家所說的枯立倒木處理作業對森林有利或是沒有影響，並不是經過實際研究而來的知識，只是專家合理的推測或是由森林經營觀念延伸出來的主張。當然，同樣的問題也可以用來反問環保人士，處理枯立倒木對森林有不利的影響，是實際的研究結果，是合理的推測，還是由觀念而來的主張？總之，棲蘭山紅檜枯立倒木論戰是一個有趣的「觀念之爭」的例子。今天我就以此跟各位做一個開場白。

二、新環境觀

以下我要介紹的是“找出遊戲的新規則”這篇文章，引自“不再寂靜的春天”這本翻譯書，作者是一位美國的環境社會學家。這篇文章提到人類社會都有神話故事。例如，中國的盤古開天地，西方的上帝七天內創造宇宙萬物和人。每個民族都有關於宇宙和人如何誕生的神話，也許是要讓人在大千世界和在芸芸眾生中給自己一個定位。人們用一個整套的觀念（宇宙觀、人生觀）看待他與自然和與人的關係。如孔子所說「吾道一以貫之，忠恕而已矣」，這是儒家的觀念，意指人際關係的和諧是其一貫的道理。

這篇文章介紹環境意識興起以後有了新舊兩個不同的觀念，新環境範型（觀念）和主流社會範型。不同人觀念的差異表現在看待大自然、新科技、社會、政治皆有所不同。因為時間的限制，文章細節在此就略過。不過，值得一提的是，一些研究顯示新環境範型也在台灣逐漸形成，在溝通森林經營觀念時必須注意到這個新範型帶來的差異。

三、二十世紀森林經營觀念的改變

第二篇文章作者有三個人，一位美國和一位丹麥的森林學家，另一位是美國林務署長，是探討二十世紀前75年與環境意識興起之後25年，西方世界森林經營觀念的轉變。文章分成四部份，範圍由大而小，首先談人如何看待大自然的不同，其次延伸到如何看待屬於大自然一部分的森林也有所差別。第三，將這個差別延續到在設定森林經營目標及試圖達成目標的方法及過程上的不同。最後，在森林經營制度、組織及權責分配上也有不同。

由於時間所限，我就文章中的最主要的四個比較表概略介紹。第一個表比較“人如何看待世界”，一個是機械論，另一是有機論。機械論可以用鐘錶做比喻，鐘錶是由許多簡單的小零件組成，複雜的世界可分割成許多部份來了解，例如，樹木分類學把形形色色的樹木用檢索系統區分成科、屬、種。林地劃分把森林分成事業區、林班、小班等。反之，有機論者認為機械論是見樹不見林，他們把世界看成是一個複合而不可分割拆解的有機體。他們認為要理解世界，就必須了解組成成員彼此之間以及成員與其環境之間的互動關係；生態學就是這種取向。第二個表從“人如何看待世界”一以貫之的延伸到“人如何看待森林”。如果看待森林有機械論與有機論不同的觀點，那麼在兩個整體觀念系統下自然又衍生出森林經營目標、方法和執行的制度、組織的不同。這些差異按不同項目分別詳細的列在第三、四表。

有一點很重要，有機論強調組成成員之間以及成員與環境之間的互動關係。所以林務機關（社會成員之一）與社會其他成員間的互動不能輕忽。林務機關會影響社會，社會也會影響林務機關，若互動關係各地有異，以有機論而言，會發展出各個地方不同的森林經營目標和管理方法。

四、結語

總結今天我說的，人存在一些既有的觀念而不察覺，觀念潛移默化影響人的行為。革命家孫中山先生說過「國者人之積，人者心之器」，又說：「知難行易」。觀念（心）是抽象的，但具象的人是心的容器而已。一國之人的觀念都改變了，革命就很容易成功。我們在和民眾溝通森林經營觀念會遭遇困難，

其實有部份是我們觀念中的「理所當然」造成阻礙。有個笑話叫做「屁股決定大腦論」，說一個人坐的官位決定了他的想法。這個玩笑是說一個人的觀點受他經驗背景所限。

請各位想一下，“你每天跟誰談話最多？”，除了家人外，大概都是跟同事。林業是個常在偏遠地區工作的行業，我們日常接觸都是觀念相近的同事，多少對其他外來的觀念衝擊採取較防禦性反應。過去林業界曾有「林業無罪，罪在無口」的說法，如此便把與外界溝通的門給關了。其實，林務人員看待森林的觀念跟社會大眾有些距離，若了解這種差異，就比較能理解社會大眾的想法，更容易溝通。這是我曾為林業局外人的經驗，在此請各位指教。謝謝！

